

全集 張我軍

台灣新文學奠基人張我軍
評論・論著・文學創作
序文編語・書信等之全卷

張光正 ◎ 編

台北縣板橋人張我軍
在20年代初高舉了
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和創作範式
向台灣舊文學發動改造鬥爭
並以大量評論、理論和白話詩文小說創作
為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是張我軍1924-1955年的評論、論著、文學創作、
序文編語、日語語學及書信之全卷，
附年表及著譯書目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4

張我軍全集

張光正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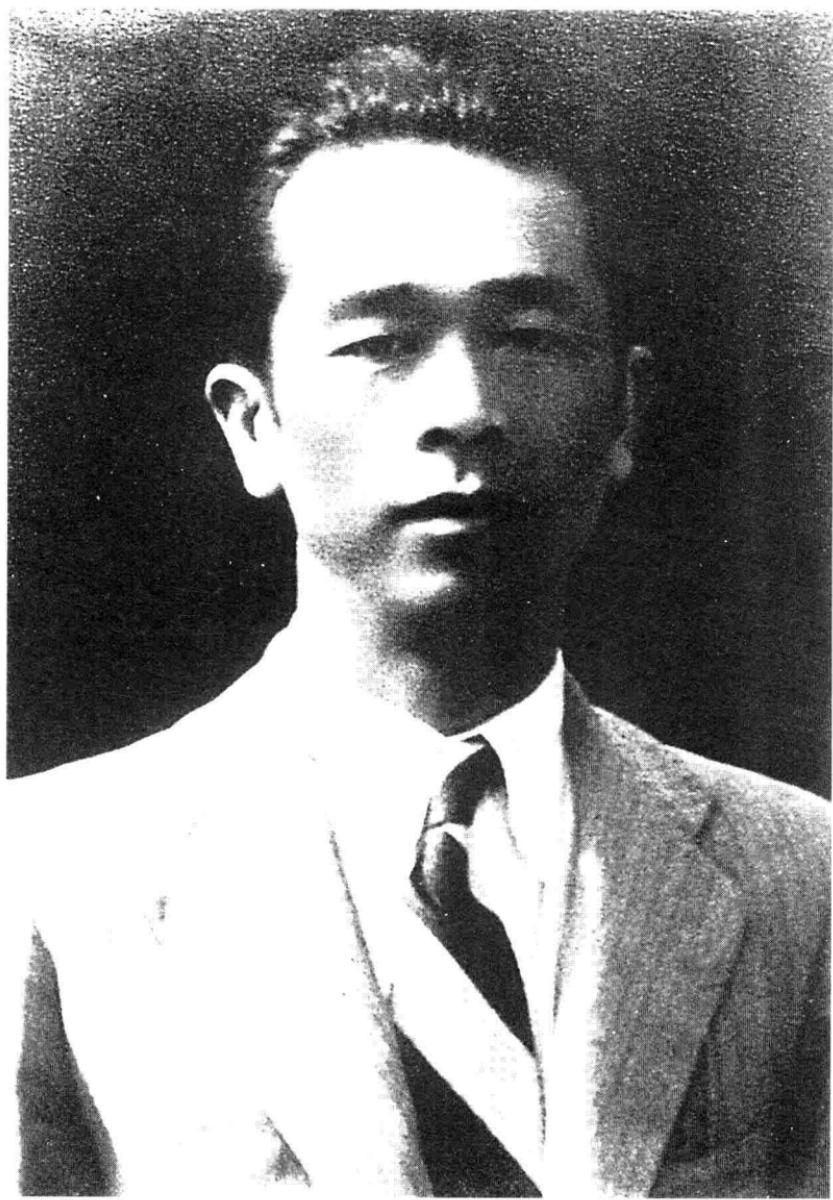
人間出版社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4

張我軍全集

張光正 編

人間出版社



▲張我軍半身像（攝於 193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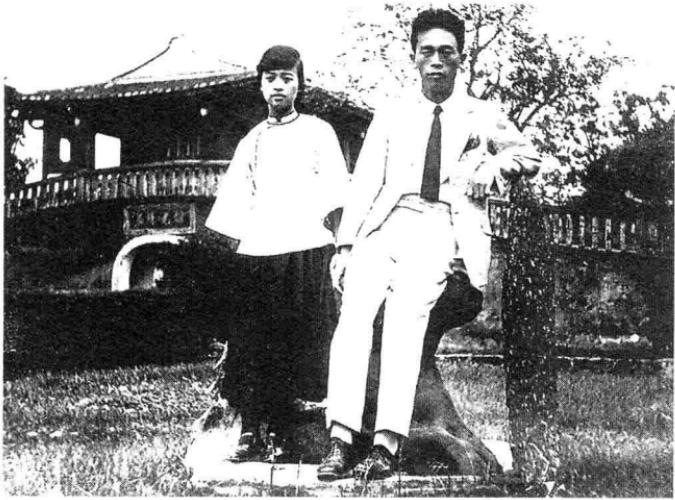


▲張我軍（右一）在板橋和母親（右二）及親戚合影。約於 1921 年。



◀板橋少年張清榮（張我軍原名）。約於 1915 年。

一九二五年在台北與羅文淑（後改名羅心鄉）結婚時攝於板橋林家花園。



THE TAIWAN MINPAO
臺灣民報

本期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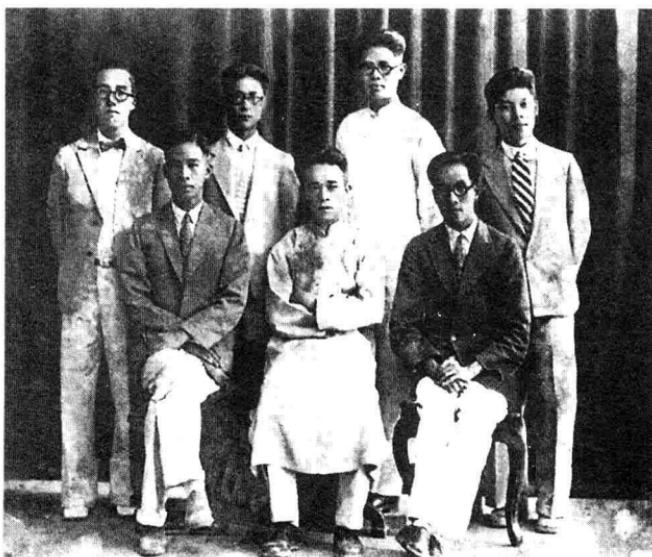
急宜撤廢取締學術講習會的惡法。

三

► 被稱為「台灣新文學革命發難檄文」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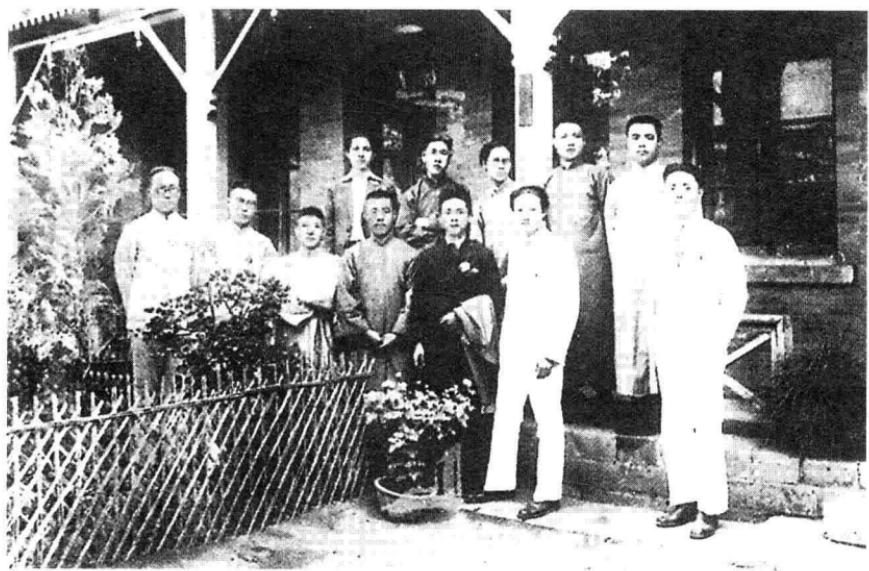


▲1926年8月11日拜訪魯迅時贈送的四份台灣民報（現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



▲1927年春張我軍（坐中）與台灣在北京留學之同鄉洪炎秋（坐右）、吳敦禮（立左）、宋文瑞、蘇蘋雨等創辦《少年台灣》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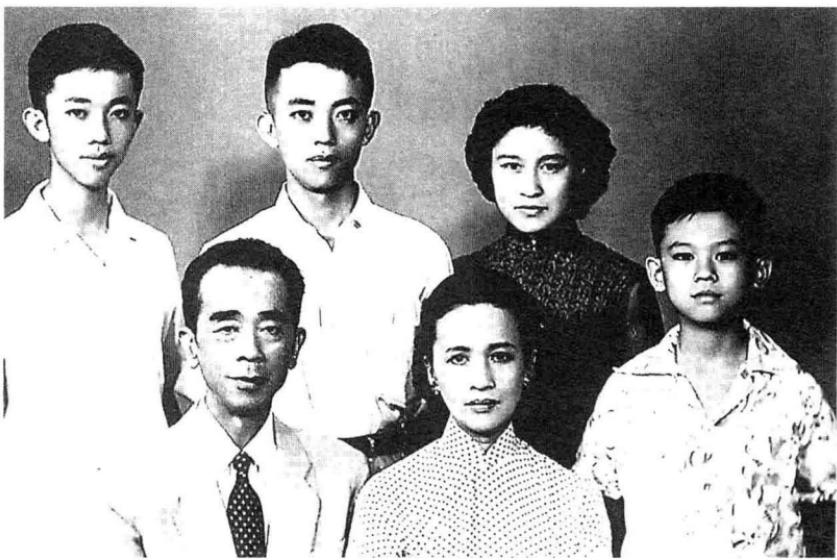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接母親（中坐者）從台灣到北京奉養時全家合影。前右為長子張光正，前左為次子張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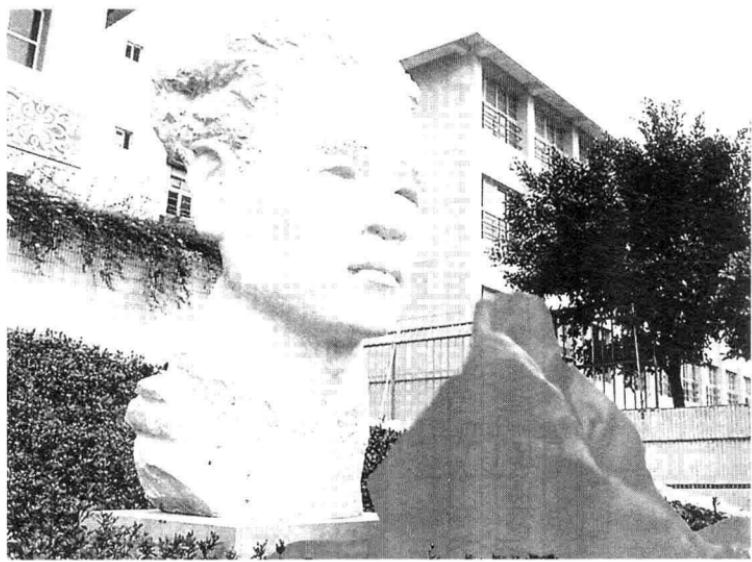
▲1929年張我軍（中立黑衣）與師大同學何秉彝、俞安斌、葉鳳梧、戚維翰等十二人成立文學社團「星星社」（後改名為「新野社」）。



◀夫婦在北京西單手帕胡同故居大門前合影。（40年代）



▲逝世前50天在台北與家人合影。後立左一為三子光誠、左二為次子光直、右一為四子光樸。



▲張我軍塑像。塑像於 1997 年 3 月 15 日在台北板橋國小落成，由楊春森塑造。為整塊粉紅色花崗岩雕成，頭髮類似火炬造型，象徵台灣新文學運動薪傳之火生生不息和代代相傳。



►陳映真（左一）、施善繼（左二）、曾健民（右二）與他們的夫人及藍博洲（右一）和兩個孩子在揭幕後合影。

◀ 晚年遺作《春雷》手稿

春雷
——小時候喜歡農莊裡玩，常聽大人說：春雷一
聲，震得地粘在紙上的蠅腳就都會裂開，攢出
一條一條的小蟲來。所以每年過了農曆不久，
新年的蠅腳淡了下去，就看見焦躁地等着春雷的
好去問人家要新生的小蟲來養食。那時候，彷彿
佛一切希望盡繫於春雷的一響。

——當初是由於養蠅的蠅腳，而寄希望於春雷的
久而久之，希望與春雷竟直接聯繫起來，所

舍弟：十月廿二日的信，昨日由楊家轉來。去年的信，我寫了四封，因爲忙，耽擱了，不曾再寫。但是你我的消息，我在青美寄倒是很勤，今年還動了
時，始我寄來的畫報，到了。因爲忙，也耽擱了去信。
請你原諒。我的書在因爲費本不能，衙門大吉了，另
刻口計。去年二月間入局，茶局公會當一名幹事。
辦洋文書，要函詢請。茶葉辦事，真想不到，老大
辦作兩個人管。一不逼，我自己卻也覺得很滿足。因
為這裡很自由，生活頗似隱者，用不着占人數目，
所差的是薪水不勝生活。且一時續設沒有補贍。

盛
茶葉公司
同業公會
聯合會
是南京來台謀生都不是容易的，因爲今年年頭
文人尤其有大良的文人到處倒霉巴。不過省
詳其一，我是被趕出來的，因爲多虧戰者就易保重。
你們如果到上海，我一定在就職方面幫忙，大約不
至有問題，只是往往比較不好辦。房產預費相當高，
拿日本房子說，平均一臺預費台幣一百萬九，你那一
家至少也要二十臺以上。要成家立舍的蓋章，雖上
有可能，卻是相當不易。好在秀英辦理暫時可以
歇脚，惟一想辦法也未嘗不可。至於薪水方面

致林海音函手跡

序　言

張克輝

台灣已故文學家張我軍先生，是二十世紀二十年台灣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他同當年一些先進分子一道，在日本統治者對台灣實施嚴厲鎮壓和懷柔同化政策的惡劣環境下，把祖國大陸五四運動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紹到日據下的台灣島。他猛烈抨擊當時盤據台灣文壇的舊文學、舊思想；堅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不能與中國文學分斷」的主張，而被台灣學者稱為「搖籃期台灣新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或「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

張我軍熱愛家鄉，熱愛祖國。青年時期積極參加台灣進步的文化活動和社會活動，最初他同當時一些愛國知識份子一樣，曾把改善台胞被奴役地位寄望於促成「台灣議會」的改良主義運動，當認識到這條路走不通時，就把台灣回歸祖國的希望，寄託於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成功。他自己也終於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來到祖國文化名城北京定居達二十年之久。不幸的是他依然未能免遭日本侵略魔掌的羈絆，日寇侵華，北京也成為淪陷區，他只能以教書賣文維持生計。

抗戰勝利後，他興高采烈地返回闊別的故鄉台灣，而迎接他的卻是腐敗反動的黑暗統治。不僅使他處於半失業狀態，而且遭到白色恐怖的威壓。隨他回鄉的二兒張光直，在1949年的「4·6事件」中，被加以「莫須有」的政治罪名投入牢獄。在白色恐

怖猖獗的 1951 年春，張我軍在散文《春雷》裡寫道：要「擺脫嚴冬的束縛和威壓」，盼望「重見天日」，並且「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親久別了的陽光的」，表達出他急切擺脫黑暗，迎來光明的心願。不幸的是他未能見到這一天的到來，就在極度壓抑和鬱悶之中告別人世，僅享年 54 歲。

張我軍先生是自學成才的表率，刻苦攻讀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只在幼年時上過六年日本人開辦的「公學校」，即小學校；畢業後半工半讀，跟隨台北一位老秀才學漢文，後到北京進升學補習班。從此跨過整個中學的門檻，進入北京高等學府。在北京著名的師範大學畢業後，立即在幾座大學擔任日語講師，進而成為中國北方名重一時的日文日語教授。他不僅用白話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成為台灣的新文學作家；而且翻譯了眾多日本當代的名家名著，成為一位翻譯家。他這一含辛茹苦、奮力拼搏獲得成就的經歷，體現出台胞先人當年赤手空拳、漂洋過海，在新天地裡白手起家的那種可貴的開拓精神。

我和張先生一樣，大陸祖籍都是福建省漳州府，又同屬「清河堂」張氏家族，但從年齡上看，我是他的晚輩。當他在 1946 年從北平返回台灣時，我已作為「公派生」到福建廈門大學讀書了，以後彼此分處海峽兩岸，所以無緣拜見。但我同他的兩位公子：張光正、張光直都相識、相交。光正早年參加抗戰，沒有隨全家返台，我們同在大陸，相識較早；光直是著名的考古人類學者，他從美國或台灣來大陸交流、考察時，我們多次相會，最近一次在北京見面是 1997 年，那時他的帕金森症已很嚴重，仍然堅持去河南商丘，坐在輪椅上進行田野考察，他的性格同乃父一樣堅強，是位奮鬥不息的學者。

1995 年光正有意把他在 1985 年編輯出版《張我軍選集》修補充實後重新出版，以紀念父親逝世 40 周年，我是支持的，可惜未能實現。現又經過五年努力，編成了《張我軍全集》，是很不

容易的。這部集子的出版，可為兩岸中華文化傳承、交流史的研究，也為當年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珍貴資料；也有益於兩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和兩岸文化交流。所以我對本書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賀。

2000 年 2 月

紀念張我軍先生

駱賓基

台灣詩人、作家、翻譯家張我軍先生雖然與我們和台灣同胞離別三十年了，但他對台灣新文化運動所做的貢獻，是台灣同胞和大陸人民所不能忘懷的，他愛祖國、愛家鄉、盼統一的感情，是永遠值得我們珍惜的。

張我軍先生 19 歲從生長地台北到廈門之時，正值祖國「五四」運動蓬勃發展，他不但開闊了眼界，且深受這次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洗禮，這就是 1924 年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字界》的歷史因素。他以無畏的精神對在日本佔領者卵翼下的台灣舊文壇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掀起了台灣新文學大論戰。這樣，就開始奠定了作為一個台灣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家的先驅者的文學事業的基礎。他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中指出：「還在打鼾睡的台灣文學，卻要被棄於世界文學之外了，台灣的一班文士都戀著塵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他所指的這種「古典主義」，自然是為日本佔領者御用的所謂適合於「日台融洽」的「東洋文明」的舊文化。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中，他更明確地指出：「台灣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中國文學界起了一番大革命。」「那一大座的破舊殿堂——舊文學的殿堂，經了

這陣暴風雨後，已破碎無遺了。一班新文學家已努力地在那裡重建合乎現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學的殿堂，可是我們最以為憾的是，這陣暴風雨卻打不到海外孤懸的小島，於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叢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這就是台灣的舊文學」。舊文學的批判，得到了在台灣富有威望的現實主義文學家賴和、陳逢源、葉榮鐘等先生的支持。他不僅在理論方面論述，也在實踐中體現。例如：他1925年為孫中山先生追悼會所做的對於中國民主革命早期領導者的頌揚詩，雖然日本警察禁止宣讀，但是會後卻廣為流傳，這實質上就是屬於和「日台融合」進行具體鬥爭的實踐。又如，他《我人對伊澤總督的疑問》中直言不諱地揭露伊澤「他一方面向台灣人賣好，一方面卻向台灣人射冷箭」；「對於台人的言論的壓迫，及其它不容我們在這裡詳說的弊政」等等。可以說，張先生在鬥爭實踐中，是膽識過人的。1926年，他在北京拜訪魯迅先生，從魯迅先生的《而已集·寫在勞動問題之前》的文章內容看，也可知張我軍先生當時贈送《台灣民報》四本，實質就是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界，提出不要忘記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台灣與台灣文學的意願。這是同他在抗日戰爭後期應約潛往我解放區參觀並會見駐妙峰山八路軍負責人，接受「無論到哪裡都要為人民做好事」的指示性囑告，和他反帝、反封建的文學理論，在實踐上是一致的。他的這種反帝反封建，為人類解放衝破舊的觀念，向封建迷信、向買賣婚姻等落後思想和習俗進行公開挑戰的先進思想和鬥爭精神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尤其是張我軍先生熱愛家鄉一草、一木，熱愛祖國的深厚感情和翹首盼望台灣回歸，祖國統一的願望，他的正直而勇於鬥爭的民族精神，更是我們所不能忘懷的！

同志們，朋友們，有多少炎黃子孫為我們祖國的強大，為祖國的獨立和尊嚴做出了努力和犧牲，這其中有不少是我們的台灣

同胞，我們至今懷念他們！

我們堅信，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統一大業一定能實現！張我軍先生三十年前的遺願一定能實現！讓我們為台灣早日回歸，祖國的統一，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共同努力奮鬥！

本文為著名老作家駱賓基先生代表北京市作家協會於 1985 年 12 月 17 日在「張我軍逝世 30 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稿。標題為編者所加。